

李洱

著

与时迁移，
应物变化

应物兄

下

李洱
——著

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

应物久

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应物兄:全2册/李洱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02-014746-5

I ①应… II ①李… III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8382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校对 杨益民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44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90 毫米 1/32
印 张 32.75 插页 6
印 数 1—50000
版 次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746-5
定 价 79.00 元(全二册)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63. 硅谷

硅谷的问题，再次被提了出来。

释延安捕捉到了栾庭玉面对鸭蹼的表情变化，悄悄交代僧厨又专门上了一盘鸭掌。上面的鸭蹼超出了正常比例，又厚又宽，好像长着茧子，都像鹅蹼了。但栾庭玉却不感兴趣了。栾庭玉礼貌地夹了一只鸭掌，嘬了一下，放下了，然后突然提到了硅谷问题。栾庭玉说，他还是想听一下黄兴先生对硅谷的意见。他曾率团去加州硅谷考察过，初看上去也不过尔尔嘛，连幢像样的大楼都没有，并且来说都是些两三层的小楼，更不要说摩天大楼了。如果不是眼前不时出现 Cisco、Oracle、Intel 这些熟悉的品牌，你还会以为待在济州的某个乡镇呢。“我们有信心把加州的硅谷搬过来，搬到黄河岸边，然后让它辐射到中国的整个中部地区。”栾庭玉的嗓门陡然提高了，与此同时手从胸前缓缓推出，先是掠过盘子里的鸭掌，然后掠过桌子上的素鸭，素鱼，素鸡，指向了窗外。

“世界各地的硅谷，最初都是自己形成的。”子贡的回应与上次一样。

“这边是我们自己说了算。我们让它在哪里形成，它就在那里形成。并且来说，只要加强引导，我相信，济州硅谷肯定会比他们搞得好。”

“谁投资？投资收得回来？”

“看问题要往大处看，要看到树木，更要看到森林。只要这个硅谷建起来，周围的地价就会涨上去，光是卖地一项，收入就很可观。农民的钱包鼓了，政府的 GDP 上去了，何乐而不为？加州硅谷是不是只有一百公里？”

“最多也就一百公里。”

“有人对我说，我们一定要超过它，最少一百零一公里。这样不好，跟抬杠似的。还是要因地制宜。它不是一百公里吗，我们可以只要九十公里。并且来说，不是谦虚。跟美国人有什么好谦虚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可以在宽度上做文章。他们的宽度只有三十公里，我呢，我可以沿着黄河，以五十公里的宽度开辟一条高科技走廊。也有人说了，宽五十公里恐怕不行，很多人都得搬迁，这涉及移民安置等一系列问题，搞不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。好，我可以让一步，五十公里不行，四十公里总是可以的吧？如果四十公里还不行，那我就不得不在长度上做文章了。并且来说，那就不是一百公里、一百零一公里的问题了。一百零八公里行不行？我看行。”栾庭玉顺便还谈起了哲学，“我也看了些资料。有人说硅谷是存在主义的产物，是行为决定本质。我们呢，可以让它调个过，换成本质决定行动。”

“栾长官雄才大略，黄某敬佩不已。”

“黄先生大概不知道，济州正要申办城运会。一个申办城运会的城市，应该有这种气魄。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长跑选手，绕着硅谷跑上一圈，并且来说，差不多就是一个马拉松。怎么样，我们来个中美合作，携手共进？”

“蒙栾长官信任，本人深感荣幸。我将尽快与董事会研究出一个合作方案。”

“其实呢，嗨，道宏兄和应物兄是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从不勉强朋友。并且来说，生意是生意，朋友是朋友。生意不成，友情还在。不要有压力。”

此时已是午后三点多钟。斜阳照了进来，将墙壁上的青砖涂成了金黄色，墙壁上有一幅山水画，画的就是慈恩寺，有一只蛾子停在上面，蓦然飞了起来，落到了栾庭玉面前的碟子旁边。邓林轻轻一挥，将它赶跑了，然后转身去放下帘子。李医生拦了一下邓林，说：“晒太阳是好的，可以促进钙的吸收。”

应物兄觉得这顿饭吃得有些不舒服。当然不是对饭菜有意见，

而是对栾庭玉有意见。他觉得,因为栾庭玉从中插了一杠子,又扯到了什么硅谷问题,关于太和研究院的事情就不方便再谈了。他觉得,葛道宏也应该有点不满,因为葛道宏对话题的参与度明显降低了,还把椅子往后挪了挪,开始看手机了。后来,又干脆站起来,出去了,向门口一个和尚打听洗手间在哪。应物兄赶紧跟着出去了,一边与葛道宏往洗手间走,一边与葛道宏简单交流了一下。他没有直接表示对栾庭玉的不满,而是说:“子贡对硅谷好像不感兴趣。”

“庭玉省长那么聪明的人,怎么看不出来?”

“要不要提醒他一下?”

“由他去。下面还有什么节目?”

“按原来的安排,还要去香泉茶社喝茶。”

他给邓林发了一条短信,让邓林出来一下。当他回到吃饭地点时,邓林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。他问邓林:“黄先生昨天说,硅谷的事情,他自己做不了主,这话你对老板说了吗?”邓林说:“恩师,昨天晚上我没有见到老板。我只是给他准备了一点材料,用邮箱发给了他。”邓林显然听懂了他的意思,立即向他表示,如果栾庭玉再提硅谷,就想办法把话题岔开。但邓林接着又说:“我相信,他不会再提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他已经提过了。他只需要让领导知道,也让别的专家知道,他已经征求过海外专家的意见了。”

“这里又没有别的领导,别的专家——”

“您和葛校长就是啊。”

“我们知不知道,有什么用呢?”

“有用,当然有用。比如,我就可以在报告里写,征求意见的时候,省文化发展顾问葛道宏和应物兄两位同志也在场。你们也确实在场嘛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他问邓林,“下面除了喝茶,还有什么节目?”

“延安告诉我，可以边喝茶边听曲子。恩师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听什么曲子？”

“费鸣说，他听陆空谷女士讲，最好是二胡独奏《汉宫秋月》。我也是这么对延安说的。但延安刚才告诉我，二胡拉得最好的演员昨天出了点事，赶不过来了，临时换了个弹琵琶的，拿过全国奖的。”

果真没有再提硅谷。后来，他们就在释延安的带领下，前往香泉茶社。茶社设在凤凰岭的半腰。旁边有一条路，可以通往铁梳子的别墅。有一株巨大的树，看不出是什么树，不知道哪年哪月从山上滚落下来，头朝下躺在路边的斜坡上，但树根却挂在路沿，根须朝上，是红色的，就像凝固的火焰。应物兄觉得，它随时都会掉下去，甚至一只鸟落上去，它就会轰然滑落。但它却一直在那，好像会永远在那。下面的斜坡上还有几株树，树干似乎被乱石砸断了，或者被风刮断了，但还立在那里，有如举着残臂祈求上苍。

就在那个树根旁边，有个青石做的路标：桃都山。

那株头朝下的巨树，那个有如火焰凝固的树根，当然还有那个路标，引起了子贡的兴趣。子贡盯着树，问李医生：“是这株树吗？”

李医生认真地回答说：“是的，就是它。”

原来，私人医生和保镖，已经提前来过这里，查看了安全问题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应物兄才第一次注意到，那其实是一株旱柳。它并没有死。死去的只是一些枝丫。还有一些枝丫插入乱石，生根发芽了。应物兄给黄兴解释说，这是凤凰岭一带常见的旱柳。子贡指着李医生说：“他吓唬我山上掉石头呢，说整株树都掉下来了。”又说，“桃都山？铁梳子的桃都山？”

葛道宏问：“你也知道我们的铁梳子？”

子贡笑了，说：“她喜欢养狗嘛。”

李医生说：“我们与铁总在美国见过。她的助理不是卡尔文吗？”

葛道宏说：“她是我和应物兄的朋友，跟济大有渊源的。我见过

她那条白狗。”

子贡说：“昨天她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到蒙古看中了白马，她到蒙古看中了白狗，说这就是缘分。白狗的名字多天没有想好，现在终于起好了，叫康熙。清代画师郎世宁，给康熙画了多幅狩猎图，里面的马就是成吉思汗白马，里面的狗就是蒙古白狗。她说，这是第二个缘分。白狗跑起来比马快，白马跑起来比白狗快。快，是第三个缘分。”

邓林说：“她也问我，你们能否抽出时间见面。”

子贡没说见，也没说不见，而是说：“她是想尽地主之谊啊。”

李医生说：“她是想请你到仁德路喝茶。”

仁德路？应物兄现在最怕提到的就是这三个字。因为直到今天，还没能确定仁德路到底在哪。铁梳子怎么会知道仁德路在哪呢？她只是随便说说吧？

幸亏栾庭玉和葛道宏都知道这个问题尚未解决，没有接话，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子贡解释。一行人继续朝着香泉茶社走。栾庭玉本来和葛道宏在前面走，这时候停了下来。应物兄觉得栾庭玉好像有话要对他说，就紧走了两步。葛道宏此时也心照不宣地停了下来，跟应物兄做了个交叉换位，好陪着子贡。应物兄和栾庭玉并排走了几步之后，听见栾庭玉说：“问你个事情。”

他以为栾庭玉要问仁德路呢，却听见栾庭玉说：“你常来这里喝茶吗？”

“来过一次。”

“哦，听说豆花常来。”

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能回应道：“夫人好有闲情逸致啊。”

“前段时间，她常来慈恩寺烧香。烧完香，就到这里喝茶，吊嗓子，练剑。这里有个老和尚，早年是京剧演员，男扮女装，演过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她就拜他为师。没听说过？”

他知道，栾庭玉的母亲栾温氏是个戏迷，最喜欢的就是《穆桂英

挂帅》。豆花这样做,显然是为了讨好栾温氏。他就对栾庭玉说:“夫人孝顺啊。”

“学穆桂英,少不了耍剑。可她耍着耍着就上瘾了,动真格了,弄了一把真剑。她前天去德国,走之前,我听见她在房间里喊,看剑!我觉得奇怪,推门一看,嗨,剑梢差点戳到老子的喉结。幸亏躲及时,不然过两天就是我的头七了。她倒好,笑个不停,还一条腿举在肩头,玩金鸡独立呢。”

他能说什么呢?他只能说:“那真得小心点。”

“她是闲得狗数毛。我想送她出去留学。她原来是搞家政的,出去读个家政专业挺好的。据说,英国的诺兰德学院和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,它们的家政专业都是世界顶尖的。我已经让邓林帮着打听,如何办理相关手续。她不想去英国,想去德国,而且说走就走。你认识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吗?”

“认识倒是认识。”他想起了莫里斯·沃伦,揣摩着要不要介绍给栾庭玉,“夫人不是准备生孩子吗?”

“她性情急躁,生出来的孩子,脾气也会怪怪的。这涉及了可持续发展问题,必须通盘考虑啊。”

勺园那次夜谈,隔着时空轰响于我们应物兄的耳畔。栾庭玉当时突然扯到她做爱的习惯。他不敢随便接话了。

“把麻省的那个人引荐给我。”

“那人的脾气才真叫个怪。是个犹太人,不是很好打交道。”

“犹太人?好啊。干什么的?”

“研究语言的,跟家政什么的好像不沾边。”

“犹太人嘛,普天之下的犹太人都是生意人。只要是生意人就好。引荐给我。”

突然传来了一阵笑声,是子贡的笑声。此时,邓林和葛道宏陪着子贡在前面走,是邓林把子贡逗得哈哈大笑的。应物兄对此是满意的:只要能把子贡哄高兴就行。他可没有想到,邓林此时讲的是释延

安用老二作画的故事。邓林还开玩笑地对子贡说，释延安要想永葆艺术青春，很有必要换个肾。

子贡的回答很正式：“和尚换肾还是头一遭，可以考虑。”

一群人边走边谈，路过一个池塘，又上了坡，就到了香泉茶社。

其实，远远地，他们就听见有人在弹琵琶。等他们进了茶社，琵琶女就把弹过的曲子又弹了一遍，不同的是，这次人家同时开口唱了：

兴亡千古繁华梦，诗眼倦天涯。孔林乔木，吴宫蔓草，楚庙寒鸦。数间茅舍，藏书万卷，投老村家。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^①。

琵琶女留着披肩长发，但穿衣打扮，包括鞋子，却像尼姑。按说，琵琶女色艺俱佳，应物兄应该感到满意才对，但他却有点生气。主要是对词意不满。“孔林乔木，吴宫蔓草，楚庙寒鸦”？有点不符合眼前的情景啊。孔子虽然贵为圣人，不也亡了吗？墓地都被树林覆盖了；吴王夫差为西施建的宫殿，更是荒草遍地；而项羽则是落了个霸王别姬，引颈自刎，庙内只有寒鸦栖息。

不过，因为这首诗中提到了寒鸦，应物兄脑子里倒也曾闪过一个念头，程先生或许会喜欢这段元曲呢。

一曲唱完，释延安说：“要不再来一曲？”

子贡问：“会弹《汉宫秋月》吗？”

这话也是应物兄想问的。但看到琵琶女面有难色，应物兄就改口说道：“子贡，您在程先生那里听的是二胡，不是琵琶。想听《汉宫秋月》，太和成立庆典时，我把最好的琴师给您找来。”我终于把太和的事提了出来。哎哟，要找到这样合适的插话机会，还真是不容易。应物兄这么想着，同时问葛道宏，“葛校长，你说呢？”

① [元]张可久〔黄钟〕《人月圆·山中书事》。

这个传切配合打得不错，葛道宏立即把话头接了过来：“到时候，我也粉墨登场，喊上几嗓子。黄先生对太和有啥要求，请直言。庆典该怎么做，也请吩咐。”

坐在藤椅上的子贡，此时把腿跷到了藤椅的扶手上，用扶手蹭着膝窝。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动作，李医生却如临大敌，立即把子贡的腿抬了起来，在膝窝摸了一下，还闭目沉思了片刻，问：“疼？酸？痒？”子贡说：“本来好好的，你一按，又酸又痛。”李医生说：“这里是委中穴，术后酸痛，是正常的。”

子贡这才对葛道宏说：“太和之事，不要问我，问陆空谷。”

应物兄对子贡说：“要不要签个协议？”

子贡说：“我跟陆空谷说了，先给一个整数，把太和先建起来。”

子贡没有明说一个整数是多少，似乎不需要说。和葛道宏一样，他也认为那是一个亿。至于那是人民币还是美元，他们都没有多问。

子贡又说：“太和怎么建，黄某都没有意见，只要先生满意就行。”

葛道宏说：“我们保证让他老人家满意。”

子贡说：“先生很好侍候的。无非是三个字：吃、住、行。吃，你们不用操心。他最喜欢吃丸子。吃丸子的人，还不好打发？住呢？他喜欢住在自己家里。没有比他更好侍候的人了。他是一个节俭的人。他曾提到，小时候，母亲睡觉前将一瓶牛奶放在两乳之间，慢慢焐热，可节省半块煤球。家教如此啊。行呢，我那辆车就给他留下了，不开走啦。”

葛道宏问：“黄先生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”

子贡说：“先生说了，太和就放在仁德路。黄某听陆空谷说，她问了几个人，没人知道仁德路在哪。好生奇怪。活生生的一个大观园，插翅飞了？”

葛道宏说：“仁德路的事情，我会专门向您汇报。”

子贡说：“程先生的父亲就把那个宅子叫大观园。但程先生说，

哪有那么大，比怡红院大一点倒是有的。人到老年，会把过去的事情说得很大。应该算是比较大，但也没有大到那个样子。也是怪了，一个大院子，怎么能飞呢？还在济州嘛。内地的事情，我还是知道一点的。可能会涉及拆迁问题，要耽误点时间，也会花不少钱。我说了，钱的问题不要考虑啦。你们只考虑一个问题就行啦，就是让我家先生满意。我跟先生说了，仁德路上若是可以修机场，专机就直接降落在仁德路。当然了，黄某就是愿意修个机场，程先生也不会同意的。”

是啊，这点钱对子贡来说，当然不算什么。他突然想起程先生一句话：如果让一个人来数子贡的钱，一秒钟数一美元，那就得从现在数到春秋战国；如果地上有一千块钱，子贡也是懒得去捡的，因为就在他弯腰去捡的那工夫，他赚的钱已经超过一千块了。

子贡说：“黄某必须恭维葛校长。太和建于仁德路，葛校长的地盘就扩大了。自古开疆辟土者，何人不曾留青史？”

葛道宏谦虚了一下：“不敢说开疆，只敢说扩疆。”

子贡随手扔过来一顶帽子，说：“凡扩疆辟土者，必为中兴之主。”

葛道宏又谦虚地说道：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。我明白黄先生的意思。大至国家，小至部落，扩疆辟土之事，任何时代确实都是中兴的标志。但这个功劳，不能记在道宏头上。要记，也必须记到栾省长身上。太和建在仁德路，免不了要麻烦栾省长。”

栾庭玉说：“并且来说，只要它没有飞走，事情就好办。”

子贡开了句玩笑，说：“黄某相信，就是飞走了，栾长官也能让它飞回来。”又对葛校长说，“白白送你一个大观园，你赚了。”

葛道宏说：“赚了，济大赚了，儒学赚了，国家赚了。黄先生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子贡说：“先生说了，他那个宅子，原先是什么样，就还是什么样，不可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他非要替弟子省钱，弟子也只能遵命。

对那个宅子,他只有两个要求,一是能看到月亮,二是能看到梅花。先生说了,中国人的心,就是八月十五的月亮,大年初一的梅花。”

应物兄开了个玩笑:“太和院子里,修个马棚好呢,还是建个驴圈好?”

子贡听了,沉思了片刻,说:“想起来了,先生说过,仁德路上原来有个军马场,军马场里也有山有水,那里面的蝈蝈也是最好的,叫济哥。太和院子里,以后也要养几只济哥。养几只济哥,不需要大兴土木吧?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?为了一匹马,建一个马场?

子贡这么说着,突然问李医生:“马呢?白马呢?”

那匹马,那匹白马,那匹被和尚牵到别院的白马,此时被和尚从别院牵了出来,正在山下的一片麦田里狂奔。近处是池塘,池塘边的桃树却没有开花,能看出枝条是黑的。释延安带他们走出香泉茶社,站在山腰,越过池塘,眺望那匹白马的时候,应物兄发现山下其实还有几个人。远远地,他们看不清那是谁。张明亮肯定在里面。还有华学明,还有一个和尚,此外还有一个人,那个人就是卡尔文。当他知道华学明也在这里的时候,应物兄一时有点感动,觉得华学明真够朋友,真把他交代的事情当回事了。华学明后来解释说,自己不是特意过来照顾白马的,而是来山上考察济哥的生长环境,看到了那匹白马,就留了下来。

至于卡尔文怎么会出现在这里,应物兄就知道了。

越冬后的小麦早已返青,那麦田有如青青草原。它当然不是草原,因为田垄上栽有桃树,麦田里不时冒出几座坟墓,坟前栽着松柏。乍看上去,白马就在那桃花和松柏间狂奔。当它跑到最近处的那丛桃花,绕了一个很大的弧度要重新跑远的时候,他们发现马背上趴着一个人。刚才,那人是被扬起的马头挡住了。

子贡突然叫了起来:“谁在骑马?”

释延安说:“好啊,难道是张天师?可不是嘛!阿弥陀佛。”

偶尔会笑的保镖有如离弦之箭，立即冲了出去。

释延安连忙对子贡说：“请听我言，此乃吉兆，求都求不到的。”随后又向子贡解释，慈恩寺向北五十公里的妙峰山上，有张天师的道观，明代就有了，历代主事的也都称张天师。每当释延长师兄出访的时候，张天师都会来送行。这位张天师善于骑马，但一般的马，张天师是不骑的。能看到张天师骑马，善哉善哉，这是难得的因缘。

应物兄也突然想起来，道士骑马塑像确实常在道观里出现。于是他就对子贡说：“延安此言不虚。”

那个保镖此时已冲入麦田。他显然通过耳麦得到了李医生的指示，在飞奔途中突然暂停了，但依然保持着奔跑的姿势。

释延安语速放慢了，说：“慈恩寺原有一位和尚，是解梦大师。他说过的，梦见道士骑马是好梦中的好梦。求子之人梦见道士骑马，预示生男。买彩票者当日买了彩票，中奖者多矣。全球至少十万人，每日梦见道士骑马。这是民族兴旺的标志。”

李医生说：“延安师父，这不是梦见骑马，是看见骑马。”

释延安说：“见骑马，名利双收。”

李医生说：“这是白马。”

释延安说：“此乃吉兆中的吉兆。《周公解梦》里说，骑白马，主疾病去。这是我们看见了，若不是看见了，而梦见了骑白马，反倒不好了。《敦煌本梦书》云，梦见乘白马，有丧事。总而言之，看见道士骑白马，阿弥陀佛！乃因缘成熟，是菩萨的因缘教化。”

这边正说着，那个跑出去的保镖已经回来了。那保镖神态安详，喘都不喘，似乎并没有经过这么一番来回冲刺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保镖突然又流鼻血了。奇怪的是，他本人并没有感觉到。当那鼻血从他的下巴颏流下来的时候，他终于感觉到了，背过了身去。

释延安回身指着茶馆方向，让他用清泉洗一下。

有一点，是我们的应物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，那个人的保镖生涯其实就是从这一刻突然中断的，其命运也是在这一刻被永远改

写的。

接下来的一幕是，一个眉清目秀像个姑娘似的和尚从茶馆出来了，手里捧着一个匣子。和尚很年轻，十八九岁的样子。他和流鼻血的保镖迎面走过的时候，似乎被吓住了，匣子竟然掉到了地上。当他弯腰捡起，走到释延安跟前的时候，还有些惊魂未定。释延安接过那匣子，对邓林说了一句什么，邓林又凑到栾庭玉耳边说。栾庭玉说了三个字：“知道了。”然后栾庭玉对子贡说，“这是大住持释延长送给黄先生的。”子贡正要接，释延安突然做出惊恐状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它掉入尘土，自当归于尘土，不可再赠与先生。”

子贡刚才也看见了它掉到地上的情景，这时听释延安这么一说，顿时显得有点感动，眼皮也颤动起来，说：“延安大师实言相告，黄某感动莫名。”

释延安说：“小寺当另择宝物，赠与先生。”

年轻和尚垂目站在一边。子贡大概以为释延安接下来会体罚那和尚，对释延安说：“延安大师就看在我的薄面上，不要对他再有责罚了。”

释延安对子贡说：“他是我的弟子，就是责罚，也是该的。”

那和尚只是眼睫毛在动，脸上没有表情。

应物兄猜到了，那匣子里放的本来就是释延安临摹的《神仙起居法》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释延安是想另作一幅道士骑白马的画，送与子贡，应物兄对自己说。

此时，白马还在麦田里狂奔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白马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东西，一个白色的动物，乍一看就像小马驹，白色的小马驹。哦，那不是小马驹，而是一条狗。应物兄当然猜出来了，它就是卡尔文从铁梳子那里带过来的蒙古细犬。白马与白狗，它们这才叫他乡遇新知。应物兄当然知道，这是铁梳子在提醒子贡，老朋友何时见个面。现在，白马绕过最远处的一座坟，最远处的一树桃花，折了回来。哦不，不是一条，而是两条，两条一模一样的狗，它们一左一右，分列

于白马的两侧，好像一条是另一条的幻影。

白马的速度放慢了，款款而行，有如凌波微步。那两条蒙古细犬，则是在起伏的麦田里时隐时现，有如明月出没于清波。

64. 他

他，我们的应物兄，没能听见手机的振动，一次也没有听见。

因为睡得晚，睡着之后还要做梦，梦境的转换又会让他情绪不定，所以我们的应物兄整晚都没有睡好。黎明时分，疲惫不堪的他终于睡踏实了。他的手机就是在这期间振动起来的。后来，他倒是感觉有人在叫他，但他却睁不开眼睛，眼皮似乎灌了铅。随后，他又感到鼻子被夹住了，鼻孔无法出气。怎么回事？他想用手摸摸鼻子，把问题搞清楚，但因为他是侧躺着的，两只手还握在一起，夹在两腿之间，从那里到鼻子还要经过漫长的旅程，他就觉得有点来不及了。怎么办呢？好，很好！一个器官出了问题，另外的具有相同功能的器官就会跑来帮忙，相当于邻里互助，以体现“仁”的精神。他感受到了这种“仁”的精神：嘴巴张开了，以代替鼻孔出气。

问题好像是解决了，但他的思考却在继续：谁夹住了我的鼻子？

甚至，当那只手，那只夹子离开他的鼻子之后，他的思考也没有停止。

奇怪的是，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不知道在何处云游的姚鼐先生。哦，对了，我之所以会想到姚鼐先生，是因为睡觉之前，费鸣向我提到了一件事。费鸣说，他曾陪着葛道宏去过姚鼐先生家里，葛道宏照例夸赞了姚鼐先生的巨大成就，但姚鼐先生却频频摆手，说，考古嘛，就是别人往墓坑里填进多少土，你就挖出多少土，把前人的工作再做一遍，顺序颠倒过来就行了。姚鼐先生还说，所谓的考古发现，就是让墓坑里的那个人开口说话，说出你想听到的话。

“姚鼐先生似乎是想说，考古学并没有什么意义。”费鸣说。

“他是谦虚罢了，怎么能当真呢？”

他告诉费鸣，很多历史信息都不是靠史料与传说记载下来的，它就存在于墓穴深处。考古其实就是探求历史的途径，通过对过去的探索与重塑，来建立我们民族的自信。他也告诉费鸣，姚鼐先生看似洒脱，很多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但其实忧国忧民，面对苍茫历史，不时要发出千古浩叹的。

当他这么说的时侯，他想起多年前陪乔木先生去看望姚鼐先生的情景。姚鼐先生在潼关考古的时候，墓穴里的一块砖头掉了下来，把姚鼐先生的腰砸伤了。他们进门的时候，发现张子房教授和何为教授已经到了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这四个人聚到一起的情景，他只见过这么一次。那天，应姚鼐先生的请求，乔木先生当场写下了元人张养浩的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：

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踌躇。

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。亡，百姓苦。

写完，乔木先生开了句玩笑：“没想到，百姓不苦了，姚先生却受了苦。”

从来不开玩笑的何为教授立即感慨道：“兴也苦，亡也苦，为什么？这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恶性循环史。”何为教授说这话时动了真情，嗓音发颤，面容忧郁。张子房教授对这首元曲也很感兴趣，点上一支烟，说，这其中反映的问题，是大值得研究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百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常常是不一致的，当然，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。不论是从事哪种专业，只要是知识分子，他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两者之前的张力，防止社会的断裂，杜绝社会秩序的坍塌。他现在还记得，姚鼐先生当时扶着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们都只是发牢骚的，只有子房做的是经国济世之大业